



曲 艺 集

奇缘记

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南分会编

曲 艺 集

奇 缘 记

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南分会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曲 艺 集
奇 缘 记

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南分会编

责任编辑：李恕基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衡阳印刷厂印刷

*

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76,000 印张：3.875 印数：1—4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40 定价：0.29元

目 录

活捉张辉瓒(弹词对唱)	老 汉(1)
安源烈火(弹词)	王宏志(10)
郭亮带路抓郭亮(弹词)	李 扬(18)
酒店夺枪(快板书)	蒋昭芒(27)
神兵天降(弹词)	魏 杰(35)
奇缘记(弹词)	周安礼(41)
猪为媒(唱词)	万平煊(50)
同心宴(快板)	徐康立(55)
赞车长(快板书)	覃惠军(61)
赛大嫂三上桃花塆(唱词)	崔仲珂(68)
找提包(数来宝)	殷明清(75)
“铁面无私”新传(唱词)	刘国良(81)
追树记(弹词)	陈首涛(89)
买木仓(常德丝弦)	徐 阳(97)
牛多多嫁女(鼓词)	王金梁(103)

活捉张辉瓒

(弹词对唱)

老 汉

甲 (念) 毛委员装个大口袋，

乙 安排香饵钓金龟，

甲 (白) 不，是“安排诱饵钓乌龟”，

乙 对对对！(念) 安排诱饵钓乌龟，

甲 红军活捉张辉瓒，

合 (唱) 盖世英名万古垂！

甲 (表) 一九三〇年冬，蒋介石和冯玉祥、阎锡山罢战言和以后，看到红军的势力迅速发展，惊恐万状，立即凑集十万人马，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，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，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。

乙 敌人由北向南，从江西的吉安、福建的建宁一线，分八个纵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。

甲 这时候，我军的兵力仅有四万人，众寡悬殊。

乙 但毛委员早已成竹在胸，准备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。

甲 (唱) 准备窝弓擒猛虎，

乙 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
甲 敌军几路来进犯，

乙 妄图攻占我苏区，
甲 毛委员布下了天罗地网，
乙 准备捉张辉瓒这口肥猪。
甲 红军在龙冈巧埋伏，
合 要把这杀人的魔王来铲除。

甲 （表）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，张辉瓒把兵力部署好，
安排罗霖一个师防卫吉安，毛炳文、许克祥两
个师进兵广昌、宁都之间的头陂、洛口、东韶
一带。

乙 自己带着公秉藩、谭道源三个师进攻吉安东
南、宁都西北的富阳、东固、龙冈、源头一
带，自己亲自负责打龙冈。

甲 出发之前，他就夸下海口，发出狂言，要把红
军消灭在江西，好向他的主子蒋介石去请功领
赏。

（唱）张辉瓒神气十足进攻龙冈，
活象个赌棍摇单双。
他个子长得矮又胖，
癞子脑壳剃得光又光，
俨象那庙里的胖和尚，
带着一个师部两个旅来打龙冈。

乙 张辉瓒在马上满心欢畅：
这一回打红军定把名扬，
得功劳献给蒋委员长，
加官进爵又赏银洋。

乙 （白）哗啦！

(唱)忽听得哗啦一声响，

(合)连人带马他掉进了深坑。

甲 (白) “哎哟！这江西的山怎么这么高？！路怎么这样难走呵？！来来来，赶快把老子扶起来！狗娘养的！你们怎么这样慢叻？”

乙 (表) 这头胖猪矮虽矮，却有百五、六十斤重。

甲 够收购站的标准了。

乙 不过只能算个乙等，他的上司鲁涤平比他还要胖。

甲 众人好不容易把这头胖猪扶了起来，把马牵上路，又继续进发。回头一望，只见那些丘八老爷一个个爬得汗流浹背，气喘嘘嘘。

乙 这根据地的山又高又大，前有高山峻岭，

甲 后有陡壁悬崖，

乙 是打游击的绝妙战场。我们的游击健儿早已练就一身钢筋铁骨，出山如猛虎，

甲 下海似蛟龙。

乙 这些国民党的军队，平日懒懒散散，吊儿郎当，哪里受过这样的磨炼，因此一个个气喘如牛，筋疏骨软。

甲 (唱) 白匪奋力来爬山，

乙 爬山好比上青天，

甲 一个个筋疏骨又软，

乙 气喘嘘嘘喊“皇天”，

甲 羊肠小径处处多险，

乙 还要担心跌进悬崖。

甲 这一行也累坏了张辉瓒，
骑在马背上受尽颠连。
爬了一岭又一岭，
挨过一山又一山，
匪军累得好疲倦，
茫茫山岭走不完。

甲 （表）十二月三十日，天降大雾。毛委员来到朱总司令的前线指挥所，朱总司令高兴地对他说：

（白）“敌军一个师部两个旅被我们包围了！一小时前，敌人企图突围，但被打下去了。”

乙 “好！等天亮了，我们再发起总攻，全歼张辉瓒！总司令，你看，真是‘天助我也’！三国时，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；今天，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！”

甲 （表）说完，两个人爽朗地笑了，这笑声震撼着山谷，震撼着敌人。

（唱）且说那敌人张辉瓒，
带领众匪来爬山。

乙 爬了几天并几晚，
乖乖地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，

甲 那家伙还不知已经失算，
倒欣赏龙冈这小平原，
命令众军埋锅造饭，
霎时间到处冒白烟。

乙 白烟晨雾满山弥漫，
就好象为红军发出了信号弹。

忽然间到处是冲锋号响，

喊杀之声震破云天。

甲 众匪兵闻枪声东逃西窜，

（白）“啊呀！我的妈呀！”

乙 （唱）好象那天兵天将已来到面前。

甲 张辉瓒他象那热锅上蚂蚁，

往日的威风化作云烟，

（白）“这这这……”

（唱）他知道这一回不能幸免，

往事历历涌心间：

屠刀上曾染过多少鲜血，

麻袋里曾淹过无数英贤。

乙 子哭父，妻哭夫，父母哭子，

合 这狗贼杀无辜惨绝人寰。

甲 （表）听得红军的枪炮从四面八方打来，把张辉瓒吓得战战兢兢，丧魂落魄，两排牙齿就象打冷摆子，嘀嘀嗒嗒，不听使唤。

（白）“马……马……马弁目！”

乙 “有。”

甲 “赶快跟我去拿一套士兵衣服来！”

乙 “是。”

甲 （表）马弁目把早已准备好的士兵衣服拿给他，他都穿不得，大的长了，短的小了，事在危急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好拿了一张大黄狗皮蒙上，溜之大吉。

乙 总攻击令的号声发出以后，红军战士一个个如

猛虎出洞，豹子钻山，从四面八方 向 敌人压来。

（唱）冲锋号声震山谷，
战士们个个如猛虎，
远的用枪炮来射击，
近的用大刀把贼除，

甲 敌人一时乱了套，
好象那猪圈里捉小猪，
东逃西窜无处躲，
口里不住念“南无”，

乙 机智的忙把枪高举，

甲 顽抗的顷刻血模糊。

乙 两个小时战斗结束，

合 雾散天青山野舒。

甲 （表）战斗已经结束，九千多白军都被俘虏，两个旅长也乖乖地被俘，就是不见了张辉瓒。

乙 （白）“哪去了呢？”

甲 （表）后来打扫战场，有两个红军战士来到一处茅草丛生的地方，只见一个黄家伙，活象一堆水牛屎堆在那里。

乙 （白）“起来！你被俘虏啦！”

甲 （表）那家伙不动。

乙 有个战士用枪托在他的屁股上捅了一下。

甲 （白）“噢噢噢，我投降！我投降！”

乙 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甲 “我我我，我是班长。”

乙 “去你妈的班长！跟我们走！”

甲 （唱）两个人押着那胖家伙，

乙 就象那屠夫赶猪猡。

甲 他耷拉着脑袋哄哄唧唧，

一摇三拐又象笨鹅。

乙 红军战士都侧目，

老百姓一面议开了锅：

甲 （白）“这家伙是个什么人？”

乙 “下象个士兵，象个白军军官，白胖胖的。”

甲 （唱）有一个白军病俘路边坐，

叫声“各位老大哥！

这家伙不是别一个，

就是张辉瓒那恶魔。

他吃我们薪饷喝我们的血，

杀人如麻罪恶多。”

乙 （白）“这是张辉瓒？”

甲 “正是他！”

乙 “好！张辉瓒被抓到了！”

合 “张辉瓒被抓到了！”

乙 （表）听说张辉瓒被捉，毛委员吩咐，把他带上来审问。

甲 那家伙一见到毛委员，就点头哈腰地：

（白）“哦，润之兄！”

乙 “老实点！”

甲 “哦哦哦，毛委员！”

乙 “搬一条凳子给他坐吧！”

甲 “谢谢！你们的政策真好！优待俘虏。”

乙 “那你们呢？”

甲 “唔……”

乙 “你想想，你杀了我们多少人？！用麻袋装，用汽车拖到赣江去活活淹死。连无辜的老百姓都被你们杀了。……”

甲 “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要求赎罪，要求参加红军！”

乙 “哼哼！你也要求参加红军？你问问苏区人民答应不答应罗！”

甲 （表）毛委员这样一说，那家伙就不做声了。

乙 接着，毛委员又讽刺地说：

（白）“前线总指挥先生，你是怎么指挥的呀！你不是要消灭红军于江西，去蒋介石那里请功领赏吗？没想到你的‘围剿’，反被我们围剿了吧？”

甲 （表）张辉瓒听了，嘴巴上就象贴了一张封条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乙 （表）张辉瓒被捉以后，吓得谭道源那个师就向东韶跑，许克祥那个师就向头陂跑。红军又连续作战，把谭道源那个师消灭了一半。

甲 于是富田、东固、头陂的敌人便望风而逃。

合 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！这正是：

（唱）万木霜天红烂漫，
天兵怒气冲霄汉。

雾满龙冈千嶂暗，
齐声唤，
前头捉了张辉瓒。
二十万军重入赣，
风烟滚滚来天半。
唤起工农千百万，
同心干，
不周山下红旗乱。

安 源 烈 火

(弹 词)

王 宏 志

黑沉沉矿井汗臭伴血腥，
白花花尸骨遍撒荒山冲，
煤古老死亡线上苦挣扎呀，
举起开天斧砍断铁锁出牢笼。
纵然是五十几载星移物换，
惊天的狂飙依稀在耳边长鸣：
只听得萍乡站机车怒吼，
一声声汽笛叫震落晨星，
矿工们手持岩尖镐头打狗棍，
似潮水哗哗啦啦涌出窿：

(白) “罢工！罢工！” “从前当牛马，现在要做人！” “罢工！罢工！” “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！”

安源矿有个总监工，
名字叫做王鸿卿，
暴戾恣睢胜狼虎，
吃人不把骨头扔，
带军队包围工人俱乐部，
举手枪张牙舞爪往里冲：

(白) “你们这里哪个管事？” “我。” “你是做么子的？”

“夜校教师、工人代表。”“嗯？”

王总监闻听答话猛一怔，
将代表上上下下看分明，
但见他细高身材十分笔挺，
瓜子脸上宽下窄白里透红，
高鼻梁露刚毅藏龙卧虎，
深眼窝含睿智格外晶莹，
身穿着青布工装索索利利，
更衬出年华似火、英姿焕发、倜傥不羁、满腹经纶。
他便是中共领导人刘少奇，
赴安源专程组织大罢工。
王总监有眼不识金刚钻，
咯硬象无头苍蝇胡乱叮：

（白）“喂！你们听着——

戒严司令部有命令，
叫你们煤黑子快复工！”

（白）刘代表说：“王总监，你记着——

工人俱乐部没命令，
谁也无权叫复工！”

“哟嗬！司令部命令敢对抗，
我重重治罪不留情！”

“只可惜为人没做违法事，
你想治罪治不成。”

“罢工就是犯大法，
扰乱治安罪难容！”

“五权宪法早规定，

国民有权罢工游行，
扰乱治安从何谈起？
妄图治罪以何为凭？”

“这……就凭你对抗戒严司令部，
我马上可以把你枪崩！”

“王总监，做人应当走正路，
可休要狗仗人势耍妖风！”

（白）“你……来人哪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”

士兵们俯首听命蠢蠢欲动，
忽听得工人纠察队长大吼一声：

“工友们！把他们统统赶出俱乐部，
不准许在这乱发羊癫疯！”

顿时四下人潮涌，
如同山洪把垃圾冲，
推的推，拉的拉，
挤的挤，拥的拥，

王总监一只皮鞋被踩掉，
一瘸一拐一钻一拱一跳一蹿早溜得无影无踪。
刘代表巍然屹立石阶上，
慷慨演讲声若洪钟：

“弟兄们！请摸摸工人身上的烂衣裤，
请望望工人脸上的黄面容，
拚一天阳寿几个铜板，
老板还拖欠数月不还清，
老婆孩子快饿死，
打着空肚怎上工？”

你们也有父母和妻子，
为了吃粮才当兵，
受苦人本当相帮助，
岂能把枪口对准穷弟兄？
手心手背都是肉，
伤了哪个哪个疼，
奉劝大家莫受骗，
何去何从早看清……”
这声音象三月的春风化冻土，
唤起那士兵心头起共鸣，
一个个掉转枪口往外走，
边走边骂总监工：

（白）“他妈的！王三胡子出两块光洋一天，请老子来做丧天良的事，晓得是咯号路径，老子死也不得来。”

敌人的武装镇压遭惨败，
不得已又将谈判来进行，
俱乐部委派少奇作代表，
工友们提心吊胆不安宁。
有的说：“谈判实是鸿门宴，
刘代表扮演刘沛公。”
有的说：“他有金牌十三块，
定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。”
刘代表将战略方案布署定，
穿刀丛过枪林从容走进谈判厅。
大厅内坐着矿长和局长，
还有那警备团长总监工，